

地球朝聖：薩提斯·庫瑪（Satish Kumar）的宗教靈修與生態踐行¹

蔡怡佳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提要

本文以一位同時投入和平運動、生態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當代朝聖行者薩提斯·庫瑪（Satish Kumar）為對象，討論朝聖在當代世界成為一種兼具宗教靈修、社會與生態關懷之踐行的時代意義。作為一個跨越宗教傳統、歷史與文化的實踐形式，朝聖者的行動除了宗教靈修的意涵，也常帶有更新社會的能量。本文指出，薩提斯的朝聖有著傳統的宗教靈修根源，也繼承了當代非暴力運動的精神；除了關注人類受壓迫的處境，也關心土地與萬物在人類的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慾望為中心時所承受的剝削。內在行動與外在行動、靈修與社會實踐、日常與神聖的分割甚至對立，在薩提斯的地球朝聖行腳中重新得到連結與整合。薩提斯為朝聖的宗教實踐走出一條新的軌跡，也為當代社會的失衡與扭曲提出更新之道。本文希望藉著對於他的討論，為朝聖的跨宗教探究提出朝聖之當代實踐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

關鍵詞：朝聖、薩提斯·庫瑪，和平朝聖、地球朝聖、靈修、宗教與生態

¹ 本文最初發表於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朝聖的跨宗教探究」學術研討會，評論人莊慶信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者給本文提供了很有幫助的修改與補充建議，特此致謝。

壹、前言

朝聖是遍佈各宗教傳統宗教活動，也是宗教研究與人類學研究的重要主題。雖然不同宗教傳統的朝聖有不同的歷史脈絡、發展與形式，但朝聖作為一種普遍的宗教實踐，仍有一些共同的元素：朝聖首先是與「地方」密切相關的活動，牽涉到「聖地」的建立過程，也就是不可見之神聖力量如何透過可見的地方來顯現的過程。（Coleman, 2006: 386）再者，朝聖都有特定的動機與目的，例如為了宗教的誓約、還願、解決實際問題、治病、或是修行。（Coleman, 2006: 389）第三，朝聖有共同的儀式結構，影響當代朝聖研究與理論最重要的學者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與伊迪思·特納（Edith Turner）就把朝聖類比於部落社會的成年禮，認為朝聖有分隔、中介與再融合三個階段。第四、朝聖是移動的、刻苦的宗教實踐，（Coleman, 2006: 388）朝聖者離開熟悉舒適的日常生活，朝向一個「在他處」的神聖中心移動，²在艱困的旅途中鍛鍊自我慾望的捨棄。最後，朝聖帶來轉化，朝聖者透過朝聖淨化自己，³也為社會帶來更新的可能。因此，一個典型的朝聖經驗可以表述如下：朝聖者由於宗教誓約，或是受到特定感召，或為了疾病的求癒等理由，離開熟悉的地方，前往聖地。朝聖的過程經常是艱辛的、危險的，充滿未知的考驗。朝聖者在過程中經歷身體與心靈的淬鍊，也在旅途中得到陌生人的接待與友誼，以及宗教的恩典。抵達聖地的朝聖者親嘗神聖的臨在，旅途的種種磨難轉化為令人喜悅的祝福。回返家鄉的朝聖者也將神聖的祝福帶給家鄉中人。（Turner, 2005: 7145）

近年的朝聖研究將朝聖與宗教觀光進行比較，討論宗教觀光是否可以視為一種新型態的宗教朝聖。⁴也有學者將朝聖與療

² 朝聖者的目標可能是已知的目的地，也有可能是有待尋覓的聖地，但也有一種始終在旅途中的、沒有最後目的地的朝聖。無論有沒有已知、特定的目的地，朝聖都是從日常的熟悉出發，向陌生他處前進的過程。

³ Barber 認為這種以外在行動的方式追求內在精神性的更新，是不同朝聖形式的共同元素。參見（Barber, 1991: 6）。

⁴ 如 Swatos & Tomasi 合編的 *From Medieval Pilgrimage to Religious Touris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conomics of Piety*，以及 Badone &

癒連結，從跨宗教與文化的種種朝聖實踐，系統性地探討朝聖與療癒的關係。⁵其他學者則提出以移動（movement）的實踐作為朝聖研究新的分析框架，從移動作為展演行動、體現行動、語義場域以及隱喻等四個層次對朝聖提出分析。（Coleman & Eade, 2004: 16-17）這些近期的研究成果表達了研究者企圖指出朝聖這個歷史悠久的宗教實踐形式如何在當代以種種形貌延續，或是變形；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企圖探索朝聖為現代社會的意義。

延續這些關注，本文企圖以一位同時投入和平運動、生態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當代朝聖行者薩提斯·庫瑪（Satish Kumar）為對象，討論朝聖在當代世界成為一種兼具宗教、社會與生態關懷之踐行的時代意義。薩提斯於 1936 年出生於印度一個耆那教的家庭，母親是虔誠的耆那教徒。他在九歲時出家成為耆那教僧侶，十八歲時還俗。二十五歲時與友人從印度出發，以徒步的方式前往俄羅斯、法國、英國與美國等四個發展核武的大國，進行反對核武的和平朝聖。和平朝聖是一種當代的朝聖形式，與源自於特定宗教傳統的朝聖有所差異，也有類似的地方。和平朝聖並非以抵達有歷史傳統或宗教意義的地點為目標，也不是以個人問題的解決（如還願、尋求療癒）為目的，與傳統朝聖相比，和平朝聖對於和平福祉的關懷更調強調社會性與生態的面向。然而，和平朝聖對於朝聖過程的體悟則與傳統的宗教朝聖類似，都有精神修鍊與自我更新的力量。下文將先介紹薩提斯的生平，再討論其朝聖實踐的生態與宗教靈修意涵。

貳、薩提斯的生命旅途

薩提斯在回顧他的生命旅途時，經常提到母親對於他的影響。薩提斯的母親是虔誠的耆那教徒，儘管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卻是薩提斯宗教陶冶與生態視野的啟蒙老師。⁶薩提斯的父

Roseman 合編的 *Intersecting Journeys: The Anthropology of Pilgrimage and Tourism*.

⁵ 如 Dubisch & Winkelmann 合編的 *Pilgrimage and Healing*。

⁶ 薩提斯在許多著作中都反覆提及母親給予他的巨大影響，母親的生活與教導體現了耆那教非暴力（non-violence）、慈悲

親早逝，在面對死亡所開啟的恐懼與不安之中，九歲出家成為耆那教僧侶，選擇出離世界的修道方式，尋求解脫。過了八年嚴格的僧侶生活後，接觸到甘地的書。甘地的思想成為啟發他另一種覺醒的種子，挑戰了原先以為出離世界才能獲致解脫的生命抉擇。甘地認為宗教對真理的探索不應該逃避世界，（薩提斯·庫瑪，2014: 40）這樣的啟發讓薩提斯在十八歲時決定還俗。離開僧團後，透過朋友的介紹他加入了群居所，過著結合勞動、農耕與手工藝的簡單生活。群居所生活的基本觀念是自給自足與本土經濟，並在社會和政治運動中加入靈修。（薩提斯·庫瑪，2014: 55）在群居所生活一段時間後，薩提斯發現群居所的主要目的是鼓吹土地的公正分配，協助捐地運動（*Bhoodan Movement*）。這個運動的領導人是維諾巴（*Vinoba Bhave*），⁷他後來成為薩提斯的另一個導師，幫助他面對離開僧團之後的內在困境。⁸

1962年，九十歲高齡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因為在倫敦反核遊行示威被逮捕，促使薩提斯和友人普巴卡·曼能（*Prabhakar Menon*）以和平朝聖（*Pilgrimage for Peace*）的方式表達對反核運動的支持。他們從印度出發，以徒步的方式前往俄羅斯、法國、英國與美國等四個發展核武的大國，遵行出發前導師維諾巴給予的兩個非暴力的「武器」：奉行素食、不攜帶金錢。（薩提斯·庫瑪，2014: 100）完成四個國家的和平朝聖之旅，返回印度前，薩提斯還接受日本反核團體的邀請，到日本境內參加四十五天的和平行腳活動。

（*compassion*）、萬物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與自我節制（*self-restraint*）的精神，成為澆灌他宗教與靈性生活的泉源。

⁷ 維諾巴（1895-1982）是甘地的追隨者，提倡以非暴力抗爭的手段進行土地改革運動，說服地主將土地分享給佃農。

⁸ 維諾巴曾經對薩提斯說：「離開僧團，你才可能找到內在真正的僧侶。離世的靈性，並不是真正的靈性。要記住一如同不要被僧侶生活所堵住一般，也不要被世上的任何事物所堵塞，要保持著流暢。我們應當向河流學習，河流不斷地流動，來保持它的純淨和健康，……我們的生命就要像一條流動著的河流」。（薩提斯·庫瑪，2014: 69）

1973 年薩提斯移居英國，並擔任 *Resurgence & Ecologist*⁹ 雜誌的編輯，至今已逾四十年。1985 年夏天，薩提斯在英國境內展開英國聖地的朝聖之旅，行走超過兩千英哩的路程，全程徒步，¹⁰和第一次的和平朝聖一樣，不攜帶任何金錢。這一趟在五十歲開展的朝聖之旅讓薩提斯感受到新生的力量。1991 年，舒馬赫永續經濟學院（Schumacher College）正式成立，¹¹薩提斯為主要創辦人之一，舒馬赫永續經濟學院¹²也成為他一生工作的匯流之地：僧侶生活的宗教靈性基礎、土地改革的社會運動、環遊世界追求和平的理想，以及對於生態的關切。（薩提斯·庫瑪，2014: 354）

今年三月反服貿學運期間，也正是七十七歲的薩提斯應梧桐環境整合基金會與綠色陣線聯盟的邀請，首度來台的時候。在台期間，薩提斯三度到學運現場聲援學生，與學生分享非暴力的真諦，（吳東傑，2014）並於中興大學、台中菩薩寺與台灣大學等地，發表「全人教育」、「和平與恐懼」與「永續的小而美」三個主題的演講。¹³已經多次訪問亞洲的薩提斯，在這個特別的時刻首度來到台灣，他所分享的演講內容，對台灣關於自身未來的論辯，提供了適切的省思。

薩提斯分別在二十六歲與五十歲所進行的朝聖旅途，在其傳記《沒有終點》¹⁴中有詳細的自述。在另一本以對話的形式

⁹ *Resurgence & Ecologist* 是雙月刊雜誌，內容涵蓋生態、社會正義、哲學、靈性、永續發展與藝術。

¹⁰ 從英國到美國橫跨大西洋那一段搭船，其餘路程均是徒步。

¹¹ 薩提斯擔任 *Resurgence & Ecologist* 的編輯，就是透過經濟學者舒馬赫（E. F. Schumacher）的邀請。舒馬赫永續經濟學院以其名字命名，繼續發揚舒馬赫在 1973 年出版之《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之中所提倡的佛教經濟學與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參見吳東傑，2014。

¹² 舒馬赫學院提倡頭腦（head）、心靈（heart）與雙手（hands）並重的全人教育，參見 <http://www.wutong.org.tw/tw/theme-activities/satish-kumar/291-me-and-schumacher-college.html>

¹³ 薩提斯訪問台灣相關的報導紀錄可參見 <http://satish-taiwan.blogspot.tw>

¹⁴ 《沒有終點》於 1978 年出版，已多次再版，預計於 2015 年出版第四版。中文的譯本是根據 2000 年出版，比初版多增補了兩章的第二版的內容。

書寫的《地球朝聖》（*Earth Pilgrim*）更進一步書中將宗教靈修與生態的關懷結合，以朝聖行者的角度來反思非暴力、教育、經濟、生態等議題。接下來本文將以這兩本書以及薩提斯的其他著作為基礎，從生態與宗教靈修兩個面向討論薩提斯所提出之地球朝聖的意涵，以及對當代世界的意義。

參、朝聖者的生態反思

薩提斯九歲時成為出家的雲遊僧，二十六歲進行抗議核武的「和平朝聖」，五十歲時展開在英國境內的朝聖之旅，六十歲時又至印度與西藏進行聖山的朝聖，朝聖構成了他生活的關鍵字；他的自傳以「沒有終點」為題，也是以旅途為喻，描述其生命篇章。然而，九歲時出離世界、跟隨上師的選擇並不是他的朝聖起點，他的朝聖啟蒙者是母親。在《地球朝聖》的首章，薩提斯提到自己最早的朝聖體驗始於四歲，伴隨母親從家中走到三英哩外的農地，大約一個小時的路程，是薩提斯朝聖體驗的起點。薩提斯的母親喜歡在大自然中慢慢行走，邊走邊流汗，就像從裡面把自己洗淨。「你今天流汗了嗎？」是母親常常問他的話。（Satish Kumar, 2009: 72-73）每天來回於家中與農場之間的兩個小時，對母親來說就是朝聖。母親曾告訴他說，慢慢走比快速抵達更好，因為：「如果我們騎馬，或是用駱駝貨車，我們就只對抵達農場有興趣，但如果用走的，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完整的、滿全的、朝向自我的實現。」（Satish Kumar, 2009: 17）

薩提斯的母親不識字，沒有接受體制的正式教育，但她以自然為師，從祖先傳遞下來的智慧，以及與土地、昆蟲、植物、動物及人類之間的親密連結，都是她生命智慧的來源。（Satish Kumar, 2009: 37）母親告訴他，碰觸大地就是碰觸神聖，地球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神聖的彰顯。薩提斯和母親走到農場的途中，母親會為他指出自然的種種奧祕，例如蜜蜂收集花蜜，將之轉化為蜂蜜、並為植物授粉的工作，就是神聖奧秘的彰顯。每一個可見的事物都有不可見的向度，也就是神聖的向度。可見的事物是承載不可見實在的工具；薩提斯以阿奎那（Aquinas）對想像力的理解——不可見之彰顯（to visualize the invisible）——來類比從可見事物看見神聖的能力。（Satish

Kumar, 2009: 37) 在自然中的步行，成了與神聖同在的途徑。薩提斯說：

當我步行時，我碰觸到大地，而大地持守著神的心懷。步行中的我，擁有時間，慢慢地走。當我慢慢走時，邊走邊張望，感受到神聖將我包圍。生命是神聖的、蜜蜂是神聖的、樹是神聖的。生命是透過犧牲來成就生命。這就是生命神聖之所在。如果騎馬，搭車，甚至搭飛機，我就體會得很少，無法有所連結。但如果是用行腳的方式，我就和大地、空氣、樹木、日落、花朵、菌類、鳥，以及整個宇宙都有所連結。沒有二元的對立，我和宇宙全然合一與相通。這也是為什麼朝聖者大部分都選擇步行的方式。（Satish Kumar, 2009: 22）

在這種與大自然的連結中，朝聖者離開狹隘的自我認同，體會到萬事萬物的互相依存。薩提斯所勾勒的自我與深層生態學者亞尼·奈斯（Arne Naess）所提出的「生態自我」（ecological self）互相呼應。自我不只透過家庭與人類社群而成長，也經由對於萬物的認同而擴展。「生態自我」是擴展並深化的自我感，不以擁有者自居，而將自我視為一個「連結萬物的歷程」（a process of relating）。薩提斯在詮釋耆那教的自然觀時，曾經提到對耆那教而言，自然的種種身體、例如水、火、土地與空氣，與人類的身體並沒有截然的分別。人類的身體因為得到這些自然的身體所支持，才得以存在，因此人類也有責任護持這些自然的身體。（Satish Kumar, 2006: 184-185）

在自然中步行的朝聖者體會到「宇宙是我的家園，即使在走動，依然是置身家園之中」。（Satish Kumar, 2009: 22）因此，對薩提斯來說，生命自身就是神聖的旅程，地球是神聖的家園，宇宙是一個過程：

生命本身就是朝聖。作為朝聖者也就是一直在移動之中，無論身體、心靈或是隱喻的層次皆然。因為生命並非靜止的，所以生命就是朝聖。…身為朝聖者，我在生命每個步伐的所見所聞中，發現生命的奧祕、神奇、意義，與宏偉壯麗。…身為朝聖者意味著將生命體驗為一個恆久的存有歷程。生命不是產品，而是

斷開展的歷程。朝聖總是讓我想到了歷程、流動、飛越，以及流動。（Satish Kumar, 2009: 16）

透過行腳，薩提斯碰觸到宇宙的神聖，也體悟到分立的萬物之間背後不可見的連結：

在漫遊中，我感受到和整個天空、無邊大地和海洋都合而為一，我覺得我是宇宙存在的一部份。我的每一步行走，都是和大地的交合。漫遊是我的道路、是我的真實自我、是我的真實存在，它解放了我的靈魂之力，將我和所有外物都連結了起來。當我站著，彷彿是站在鏡子前面，人們、自然和所有事物都變成了一面鏡子，我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到我自身——真實的自己。（薩提斯·庫瑪，2014: 137）

薩提斯以觀光客與朝聖者的對比來說明兩種與地球連結的態度。觀光客將地球視為為了人類舒適與享樂之資源的提供者，以對於人類用處之程度為尺度，來丈量地球萬物的價值。朝聖者則以敬意與感謝的態度看待地球，視地球為神聖，並肯認生命自身的（intrinsic）價值。（Satish Kumar, 2009: 12）對朝聖者來說，世界就是神聖的處所，當朝聖者懷著敬意與感謝的心在地球行旅時，放下想要佔有任何事物的慾望，也不為自己短暫的好處而濫用地球提供的資源。（Satish Kumar, 2009: 13）這種態度生活，生活就成為一種朝聖。孩提時期薩提斯的母親教導他看見蜜蜂與土地的智慧，五十歲在英國各宗教聖地朝聖的他繼續從森林僧侶身上學習到以樹木與大地為師的智慧：

居住在森林中，可以從大地和樹木這裡獲得啟發。佛陀自己是坐在一棵大樹下冥想而成道的。他相信從一棵樹上可以學習到慈悲。…佛陀也相信人類最深刻問題的答案不是來自心智，而是來自大地。凡是原諒、慈悲、容忍，這些都是大地所顯現的特質，它被挖掘、耕作、進行建築，但是他從來沒有排斥任何人、任何事，它不拒絕也不抗議。當們將一顆種子種下大地，它會回饋幾百倍的果實給予我們。…佛陀禪坐好幾個小時，以他那聞名的觸地印（Bhumi Sparsh Mudra）姿勢，以手指觸及大地，象徵對大地的敬

重，承認所有的一切，包括身體、知識、智慧都是從大地而來，最終也將歸於大地。不尊重大地，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薩提斯·庫瑪，2014: 263）

在英國德芬郡的家中，薩提斯還有另外一位老師—母牛拉達（Radha）。每天早上擠牛奶的時光，是一個禪修的時光：

對我來說，拉達是一個至高的規律呼吸和長時冥想的老師，也是一位「布施藝術」的老師。每天擠牛奶的例行工作，對我是個非常嚴肅的禪修，當我擠著拉達的奶時，能夠感受到她是完全放鬆的。家中擁有一隻牛做為牛奶的來源是和現代化乳製品產業完全不同的，在後者的情況下，牛不再被視為一個單獨個體，也不是一個生活夥伴，被貶低為只是一台會走路的牛奶機器。…每天早上和拉達的約會是我的冥想。…對我來說，擠牛奶是一種禪修，當我非常專注於動作時，心念會停止，所有過去的記憶和未來的計畫都不再出現腦海中，我只單純去覺察牛的呼吸、我的呼吸和牛乳滴入水桶的聲音，我的身體會慢慢放鬆，然後我會進入一種不受限制的定境狀態中。（薩提斯·庫瑪，207: 208）

薩提斯說，在拉達成為他們當中的一份子之前，他每天的例行工作是不完整的。達拉讓薩提斯每天的工作成為完整，猶如祈禱使得生活完整。在祈禱中與神聖的相遇，使得生活的每一部份到意義。達拉是神聖的，是神聖宇宙中的成員，這是源自印度傳統智慧的領悟。薩提斯與達拉的關係，與現代社會中的人與食物的關係形成強烈的對比。滋養社會與讓人生存的動物在現代社會中成為食物產業與工業的產品，目的是讓人創造利潤、賺取金錢。（薩提斯·庫瑪，2011）人類的利益是以大自然的過度耗損為代價。飲食持除了維生，只剩下享樂的目的，不再是與其他生命連結的所在，耕作或農牧也失去了靈修的意涵。

薩提斯的朝聖體驗並不是從俗世出發，朝向遠方的神聖。母親作為他朝聖的啟蒙老師，帶領他從日常生活領略宇宙萬物的神聖，步行、耕種、飲食，甚至呼吸，都是體會神聖的地方。薩提斯的母親曾經告訴他呼吸的意義：

呼吸使你與世界連結。你與所有的人分享生命同樣的氣息、同樣的空氣。你和所有人透過這個不可見的中介連結：你與動物、鳥、魚、植物，以及所有的宇宙分享同樣的氣息。我們透過呼吸彼此連結，這是多麼奇妙的一件事！空氣沒有阻隔、沒有界線，沒有分別，沒有分隔。專注於呼吸，分別感就會消融。（Satish Kumar, 2002: 22）

在朝聖途中行走時，在專注呼吸之中，薩提斯體會了母親所說的無分別：

行走成為禪定，每一個步伐都教導著我要活在當下。我放鬆於我自己呼吸的聲音，如同它散發出沉靜的靜默圍繞著我。吸氣時，我吸入空氣中的溫暖、溼草的香味、露水的清涼和大自然的純淨，我呼吸整個宇宙進入我自身；吐氣時，我把我內在的能量供養給所有的宇宙。呼吸成為我和宇宙的連結，我和宇宙透過呼吸合而為一。（薩提斯·庫瑪，2014: 249）

薩提斯的生態觀與靈修以及社會改革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他提出「土地（soil）」、「靈魂（soul）」、與「社會（society）」的3S主張，用以表達他想傳遞的基本訊息，並以這三個主張說明萬物的內在整體性：對土地的照顧與對靈魂的關切，以及對社會的關懷是相互關連的。土地不是被使用的對象，而是生命的象徵，照顧土地意味著對於土地的尊敬與感謝。取用土地所提供的一切來提供自己生命所需時，也要修補大地的耗損。人與土地的相互性也可以延伸至人與社會他者的關係，個人的存在仰賴社會他人的給予，照顧社會就是對於他人之賜贈的回報。對靈魂的照顧則是指以禁食、默觀、研讀、靜默、獨處、休憩，以及置身於自然等方式修復身心。（Satish Kumar, 2002: 74-82）以「和平朝聖」為例，它是對於武力暴力的抗議，對於和平社會的追求，也是靈性的體驗：

當我為了和平的緣故從新德里走到莫斯科、巴黎、倫敦與華盛頓，我理解到：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而是與地球眾生、與自身，以及所有人類的和諧狀態，無論其種族、宗教或是國籍為何。那一段長長

的路途成為我的靜觀，對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being）的靜觀。（Satish Kumar, 2013: loc 90 of 2186）

肆、地球朝聖的宗教靈修意涵

朝聖者透過步行的實踐而更新靈魂，在自然中行走成為默觀與祈禱。（Satish Kumar, 2009: 23）薩提斯認為，行腳是一種冥想的形式，也是一種存在的方法。（薩提斯·庫瑪，2014: 223）做為一種靈修的實踐，朝聖不只是身體的移動，同時是心靈的運動。薩提斯的朝聖經驗除了具有生態反思的意涵，也與朝聖作為靈修傳統的修行意涵有很多呼應之處。維克多·特納與伊迪思·特納曾經將朝聖類比為外化的密契體驗，認為：

修道院中的默觀與密契者可以每日進行內在的救贖旅程，但在世俗世界中的人就必須以外化的方式，透過偶爾的朝聖冒險來達成這樣的旅程。對大多數人來說，朝聖是宗教生活中最大的中介（liminal）¹⁵體驗。如果密契體驗是內在的朝聖，那麼朝聖就是外化的密契體驗。（Turner and Turner, 1978: 6-7）

維克多·特納與伊迪思·特納把修道院中的靈修以及朝聖的靈修對比，一個透過隱居、向內探求的生活方式追求神聖，一個是藉著離開日常生活，探索未知而碰觸神聖。朝聖如何開啟密契體驗？又提出哪些宗教靈修的視野？這一節將從朝聖靈修的觀點，討論心靈的擴展、自由的實踐，以及靈魂的黑夜與意識的進化等主題。

一、心靈的擴展

朝聖作為一種靈修，是藉著外在旅途所啟動的內在旅途。薩提斯認為實際的朝聖是一種擴展心靈的方式：「攀登聖山、沐浴於聖河之中，觀看神聖的星星，在神聖的沙漠中忘我，我們才領會到世界並非停滯不動的現實，而是流動的盛宴。」（Satish Kumar, 2009: 108）朝聖者靠著自己的力量步行至大地

¹⁵ 中介是特納通過儀式理論的重要概念，當個體透過儀式與平常的社會生活分隔時，就進入無定形的中介狀態。中介狀態有模稜兩可、過渡、轉化、水乳交融、平等、整體性等特性，與結構形成一種對立的辯證關係。

的深處，感知大地的脈動，心靈在大地律動的身觸中覺知到自身的源頭、與宇宙的連結。走入大地深處的朝聖者宛若走入大地的心靈，映照出自己本來的面貌：

為了啟動內在旅程，我們展開外在旅程。我們的內在風景與外在風景相互形塑。所以，當我開始一趟朝向聖地的旅途時，我也正在邁向內在的風景，邁向內在的神聖資源。地球的豐富與雄偉啟發了我，也提昇了我的精神，因此，外在的旅途與內在的旅途合而為一。（Satish Kumar, 2009: 108）

當朝聖者越走進大地的深處時，也就越靠近自己內在的深處。大地的深處與人內在的深處彼此型塑，這樣的體會與生態心理學對於人類心靈與宇宙心靈的看法一致。按照生態心理學¹⁶的理解：「心靈植根於一個更大的心智之中，這個一度被稱為『世界靈魂』（anima mundi）的心智，也就是地球的心靈本身，它透過這齣高度複雜化大戲，在宇宙中滋養生命長達億萬年。」（Roszak, 2010: 24）地球不只是物質的組合，心靈也不只是為人所獨有。人類的心靈是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與其他心靈的彼此來往中形成。生態哲學與生態心理學者 David Abram 指出這些「非人」（more-than-human）的心靈對於人類心靈的重要性：

我們太容易忘記自己的肉身傳承，乃源於非人世界（more-than-human）中的知覺與感受力所形成的母體（matrix）。我們的身體乃是在這個充滿生機的地球中，在各種層次的觸感、聲音和形狀精巧的交互作用中形成；我們的眼睛是在與其他眼睛的細膩互動中演化而來，而我們耳朵的結構則是因應著狼嚎與野雁的鳴叫調適而成。將自己阻隔於這些聲音之外，執著

¹⁶ 生態心理學誕生於心理學與生態學的結合，探索環境危機的心理根源，以及批判傳統心理學對於環境之理解的淺薄。生態心理學的倡議者認識到地球的健康與人的健康密不可分，人與環境的疏離帶來生態環境的破壞，生態環境的惡化也帶來人類生活與心靈的痛苦。地球的復育以及心靈的療癒因此成了一體兩面的任務；換言之，環境的危機也是心理、精神與靈性的問題。

我們的生活方式，摒棄其它這些感受能力，使之終因漠視而滅絕，其實就是在劫奪自己感官的完整性，也是在剝削我們心靈的統合性。我們唯有與非人（what is not human）相互接觸，相互和樂之下，始真正為人。唯有在與他人（what is other）互動時，我們才開始癒自己。（David Abram, 2010: 286）

因此，「一個人要與『自己深層的自我』調和，需要的不僅是一趟探索內在的旅程，也需要與外在的環境和諧共存。我們無法將最深層的自我限制『在裡面』，因為我們並不確知它是否同時，甚至完全『在外面』！」（James Hillman, 2010: 7）朝聖作為心靈的擴展，就是讓心靈內在的風景與外在風景互相連結。（Satish Kumar, 2009: 109）這種連結不是自我意識的投射，而是自我心靈延展至世界心靈的流動。¹⁷

二、自由的實踐

薩提斯在二十六歲時所展開的「和平朝聖」是非暴力的抗議行動，向世界宣告反核武的訊息。核武的發展是一種藉著武力控制他人的作為。控制的源頭是恐懼，在面對恐懼時，用征服別人、統治別人與控制他人的手段來泯除恐懼非常容易，但征服自我、管理自己的慾望，以及控制自己的憤怒，就比較難了。（Satish Kumar, 2002: 53）以非暴力的和平朝聖作為一種對抗，以全程步行以及身無分文的方式完成朝聖，是一種徹底面對恐懼、追求自由的實踐。身無分文是非暴力的「武器」，用來對抗人類因為恐懼與盲目而製造出來的武器。核武以武力展現脅迫他人、控制他人的暴力（force），非暴力的實踐培養的則是面對恐懼的力量（power）。薩提斯的非暴力實踐深受甘地的影響，非暴力原則不只是耆那教僧團所理解的自我的戒

¹⁷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詩“Ah, not to be cut off”為外在風景與內在心靈的連結做了很好的表達：

“ Ah, not to be cut off,
not through the slightest partition
shut out from the law of the stars.
The inner—what is it?
if not intensified sky,
hurled through with birds and deep
with the winds of homecoming.”

律，或是不殺生，還是人與人的相處之道，以及與宇宙的整體關係。（薩提斯·庫瑪，2014: 73）就個人層面來說，是從心的非暴力開始，薩提斯認為耆那教之生態觀中最核心的非暴力（ahimsā）原則遠比不殺生還深刻，是一種來自於心的自我克制；（薩提斯·庫瑪，2014: 368）就社會與政治層面來說，是對官僚組織與結構性暴力的一種抗爭方式；就地球生態的層次來說，是讓地球永續生存的基石。（薩提斯·庫瑪，2014: 368-369）非暴力就其根本來說，是一種內在的和平：

如果沒有內在的和平，絕對無法實現任何其他的和平。因為只有在我們內心達到某種程度的自我和平，我們才會無所畏懼。如果無法克服個人的恐懼，那麼這些政治和軍事上的領導者就很容易創造出外在的敵人。...個人內在的和平，一定可以轉換成整個世界的和平，因為一個人不可能留在他內在的寧靜空間中，讓外在世界去毀滅；一個人也不可能安定地坐在那裡冥想，讓核子武器不斷在世界各地累積。所以非暴力行動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和平，是緣於每個人擁有內在和平的自然結果。（薩提斯·庫瑪，2014: 370）

不攜帶金錢的和平朝聖之旅意味著不擁有任何所有物，所以有了完全的自由。（薩提斯·庫瑪，2014: 148）不擁有，所以也不被保存與積累的欲望佔有。朝聖者在旅途中透過捨棄欲望的磨練來獲得內在的自由：

朝聖者的精神讓我們得以維持游牧者的心靈狀態，也就是超脫、不黏滯的心靈狀態。游牧者不被地方束縛，且在其漫遊的經驗中不斷更新自我，朝聖者也在此種游牧者的心態中超脫慾望的束縛，並維持心靈的潔淨與天真。（Satish Kumar, 2009: 108）

朝聖因此是一種心靈的狀態，除了放下對物質與金錢的佔有，對地方的依附，最終還要放下對於行動的持有。當人不佔有任何事物，就是給予事物完整的認同：

朝聖者的心靈狀態是—與所有事物連結，但不擁有任何事物。如果我擁有某事物，那意味著：如果缺乏這個事物，我就是不完整的，這個事物自身也是不完整

的。但是，如果事物自身就是完整的，在與其他事物的關聯中得到意義，那麼，所有的事物就有自身的認同，也有其完整性。朝聖者以超脫的方式行動，不成為行動的擁有者。我不是有所作為的人（the doer），行動只是透過我而發生。每個行動都有其統整性，就像我也有我統整性。就像是一場舞蹈，它自身已經是一種完成。舞者不控制舞蹈，他（她）只是舞蹈的工具，當舞者完成舞蹈時，他（她）也被舞蹈轉化了。（薩提斯·庫瑪，2014: 135-136）

朝聖者是行動的中介，讓朝聖透過他（她）完成。朝聖者也是人與人之間信任流動的中介。朝聖旅途的完成要依靠許多陌生人的善意接待，身無分文的貧窮讓朝聖者練習面對內在的恐懼，也朝聖者學習信任的功課。薩提斯的導師維諾巴對他說：

如果你要進行和平朝聖，那麼一分錢也不要帶。戰爭的根源就是恐懼。如果要帶來和平，就要消除內在的恐懼，並在內心培養信任的態度。當你擁有金錢，你就會依賴金錢的保護與支持。當你沒有錢，比就要學著信任自己，學著信任他人，學著信任神。（Satish Kumar, 2009: 24）

因此，朝聖者的自由並不是不依靠他人的自由，而是對他人之賜贈敞開的信任。信任不是控制或是索求：

作為朝聖者，我們學習變得有耐心。我們必須學習等待，等待別人提供協助或是禮物，並取用比他人所提供的更少的份量。當我們抵達陌生的地方時，我們開始接觸從來沒有遇過的人，並提供我可以給予的，而不是要求別人提供什麼給我們。我們提供我們的臨在，我們的故事，我們的歌，也表達對於他們生活的真摯的興趣。（Satish Kumar, 2002: 110）

面對恐懼與暴力，信任是基礎，最終極，而且或許是唯一的方式。信任他人展開了交流的可能性，朝聖者的自由也是連結的自由。在朝聖旅途中，一場又一場與陌生人的遭逢，猶如朝聖之旅的授粉效應：

晚上的床鋪和餐桌上的麵包，是敞開的心、仁慈的心靈和自然的慷慨的象徵。我希望收到這些熱誠的對待後，能夠像蜜蜂一樣，...將他們轉換成具有療癒又能滋養生命的蜂蜜。如同蜜蜂傳播花粉，從一朵花到另一朵花一般；朝聖者則是將人們的愛轉換成神聖的故事，來治療受傷的心靈。（薩提斯·庫瑪，2014: 226）

三、靈魂的黑夜與意識的進化

陌生人的善意接待是旅途中的盛宴，朝聖旅途的艱辛則是靈魂鍛鍊的時機。朝聖與靈修的自我節制與苦行一樣，都是透過自願的自我設限來尋求靈魂的強健。有別於日常生活的安穩與規律，朝聖者每天的生活都要面對陌生的未知。未知原是日常生活的設置盡力排除的對象，卻是朝聖者自我磨鍛鍊的契機：

朝聖之旅是一種苦行修煉，靈魂淨化的過程，自發的、滋養靈魂的行動。盛宴是身體的食物，齋戒則是靈魂的食物。當我們處在舒適安全的環境時，身體和情緒是很愉快的，在路上行腳則困難重重，然而，當行腳者逐漸進入某種狀況後，靈魂會像長出翅膀，靈性會被釋放出來。（薩提斯·庫瑪，2014: 247）

薩提斯對靈魂翅膀的比喻讓人聯想到蝴蝶的羽化，表達了轉化的意涵。苦行的修練是藉著痛苦而轉化的歷程，薩提斯以密契者在靈修過程所經歷的靈魂的黑夜來比擬朝聖旅程所經歷的種種痛苦，以及對於痛苦的轉化：

作為朝聖者，我經驗過絕望、懷疑、矛盾、恐懼與不確定。我曾經經歷過無限的孤寂。這些時刻都是朝聖者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時刻。我曾經經歷過這些靈魂的黑夜。沒有經歷孤寂與艱辛，沒有行至深谷、在黑暗的谷壑中迷失，就無法變得強壯。朝聖並不意味著所有事情都可以變得比較順利與簡單，或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安排得井然有序。當我再沒有食物可以吃的狀態中，我也會埋怨：「為何人們對一個朝聖者這麼不友善？」但是，那卻是禁食的好時機。當我沒有

地方可以休息睡覺時，我也會變得軟弱，抱怨人們的吝嗇。...但是，那也正是在星夜下睡覺，與宇宙連結的機會。（Satish Kumar, 2009: 109）

旅途中的黑暗經驗與歡樂的經驗都有流動不羈的本質，無論是執著於快樂的持續，以及執著於痛苦的把持，都是有待克服的執念：

這些沮喪與痛苦的時刻變成一種試探，讓人想放棄旅途。然而，這樣的時刻也會過去。正因為如此，進行實際上的朝聖是必要的，透過這個過程，你才與你內在的恐懼面對面，然後你會發現，攫住你的恐懼只是暫時的、虛幻的。當我穿過空氣與空間往前行，恐懼也從我這兒經過，每一件事都會過去。（Satish Kumar, 2009: 109-110）

在神聖的旅途中，每個受苦的機會就和每個慶祝的機會一樣，都是禮物。沒有任何境況是恆常的，每件事都會過去。（Satish Kumar, 2009: 110）

受苦與歡慶都是機會，身心之所欲與所斥都可以轉化為禮物，甚至包括生命所拒斥的死亡。從整體的眼光來看，死亡和生命一樣，都是好事。薩提斯的母親曾經教導他如何從種子看見大樹：種子進入土地的黑暗之中，失去自我，宛若死亡。但種子沒有消逝，藉著與土壤、水，與陽光產生關係，它以樹的形式再生。（Satish Kumar, 2009: 74）種子是永恆生命的比喻，所有的生命都建立在其他生命的自我給予之中。我們的生命建立在他人的自我給予之中，我們的自我給予也成為別人生命的可能。若我固執於自我之生，他人的生命也無法臨現。若明白生命循環的本質，就會明白藉死而生的道理。薩提斯的母親八十歲時以不再進食的方式擁抱死亡，相信死亡是進入新生命的門。在通知母親死訊的信中，描述了母親以絕食讓靈魂離開身體，面對死亡無所畏懼的態度。（薩提斯·庫瑪，2014: 177）這種對於死亡的擁抱並非自殺或自棄，而是對於生命的愛，¹⁸

¹⁸ Satish Kumar, 2009: 76. 薩提斯將禁食與自殺區別開來，禁食在印度是一個神聖的傳統，與自殺不同，薩提斯認為，自殺是因為苦痛、

相信死亡是生命的循環。薩提斯的導師維諾巴也是以停止進食的方式死亡，在薩提斯的眼中，維諾巴以朝聖者的方式生活，也以朝聖者的方式死亡。朝聖者接納生命自然的死亡過程，視死生為一體。對於朝聖者來說，所有的境況與處境，或好或壞、順境或逆境，都是自我淨化與鍛鍊靈魂的機會。（Satish Kumar, 2009: 77）

朝聖者離開日常生活的安定，除了身心的鍛鍊，更根本的意義在於參與宇宙的流轉與演化。朝聖者以開放與流動的狀態與宇宙的流轉相應：

我想要參與共同演化的過程。為了能夠參與，我要相信宇宙的過程。宇宙以它自身演化的循環前進，在這個演化的循環中，我們也跟著開展。沒有固定不變的事物，恆變是所有存在的本質。我所說的演化並不只是達爾文所說的物競天擇，而是在意識層次的演化。...朝聖促動這樣的演化。生物學意義的演化得以發生，是因為我們的身體以及其內在的力量是流動的、動態的、能夠回應的、活生生的，以及不斷變化的。這樣的彈性促動了演化的發生。朝聖者有類似的素質。朝聖者的心靈是流動的、開放的、能夠回應的、充滿生氣的。這種富有彈性的心靈促動了演化意識的發生。（Satish Kumar, 2009: 124-125）

「沒有終點」是薩提斯對自己生命朝聖旅途的註解，說明了朝聖的真義不在於抵達某個特定的地點，而是過程的神聖。放棄想要抵達的慾望，行腳本身就是目的：

每個朝聖者都有他或她的目的，但對我來說，並沒有終點，沒有特定要抵達的地方，沒有需要成就的事情，也沒有要尋求的對象。一切都在這裡了（all is here）。我只是參與了神聖宇宙的過程，在宇宙之中歡慶、喜悅，與存在。每一步都是朝聖之所在。（Satish Kumar, 2009: 23）

挫折與失望而選擇逃避生命，禁食的意義卻是藉著迎接死亡而肯認了生命的價值。

這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旅程，因為旅程和終點已合而為一，思想和行動已合而為一。我感覺自己像一條河流那般不斷地流動著——河流和它的流動從未分開，我和我的移動也從未分開。這個旅程是我，它既是一個內在的旅程，也是一個外在的旅程。它是一個出離的旅程，這矛盾在移動和靜止之間終止了。我在靜止中移動，我是一個漫遊者，我在生命中漫遊，從一天到另一天，從每個靈光乍現到下一個靈光乍現。（薩提斯·庫瑪，2014: 136-137）

伍、結語

作為一個跨越宗教傳統、歷史與文化的實踐形式，朝聖者的行動除了宗教靈修的意涵，也常帶有更新社會的能量。薩提斯的宗教與生態觀一方面深受其青少年時期耆那教之薰陶的影響，另一方面，從出家到還俗，以及之後在歐洲生活的經歷，也將傳統耆那教追求出離與解脫精神注入了以社會與生態為中心的新的實踐形式。¹⁹薩提斯的朝聖有著傳統的宗教靈修根源，也繼承了當代非暴力運動的精神。他所參與的和平運動，除了關注人類受壓迫的處境，也關心土地與萬物在人類的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慾望為中心時所承受的剝削。薩提斯以「地球朝聖者」理解自己的朝聖實踐：

我是地球朝聖者，我所關心的不是另一個世界，而是這個世界。當我以朝聖者的精神生活與行動時，任何我所完成的事情都被轉化為朝聖旅途的一部分。我並不尋求天堂、救贖，或是理想的來世生活，我所尋求的是對於此時此刻、這個地球，這個世界之生活的深度投入。...成為朝聖者是一種心靈的狀態，它與實際的旅行無關。旅行只是象徵。我們在生活之中，也透過生活行旅。朝聖者就是將生活視為神聖旅程的人，

¹⁹ Valley(2006)在研究移民至歐美的耆那教信徒時，認為他們在新的文化情境中，逐漸對耆那教的傳統做出新的詮釋，由苦行、自我節制，棄世，與追求解脫的精神轉向強調社會與生態的實踐方式。這樣的轉變與薩提斯對當代生態議題的關懷是一致的。

視地球為神聖的家園，視宇宙為過程。（Satish Kumar, 200: 107）

為他而言，朝聖就不只是一種宗教活動，或是政治的抗議行動，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內在的本質：

每個人都已經是朝聖者，只要認出自己朝聖的本質，並開始在生活與行動中，都像個朝聖者。...任何行動都可以轉化為朝聖者的行動。朝聖者不攜帶任何東西，輕便地上路。...當我這樣做時，我就成為朝聖者。我進入一種不擁有任何事物的狀態，物質或心靈的擁有皆然。就像 Jon O'Donohue 所說的：「我想要像一條河那樣地生活，被它自身所開展的驚奇帶著往前流動。」（Satish Kumar, 2009: 131）

薩提斯的朝聖實踐為當代世界提出一種整合靈修、生態關懷與社會變革的實踐模式。「沒有終點」的朝聖提出朝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朝聖不再是一種日常生活的例外，而是生活的基本態度與方式。神聖的處所不一定在遠方，但仍需勉力追尋，日常的走路、休息、吃飯、說活、勞動、飲食、教育、經濟等，都是開啟神聖的所在。薩提斯在拜訪台灣的演講中提到了全球化浪潮中在地經濟以及地方自治的提倡、以平衡、謙遜、互信與愛的原則生活、簡單生活的實踐、適當科技的主張，整體教育的實踐等，這些觀點與其做為地球朝聖者的靈性經驗都有深刻的關聯。內在行動與外在行動、靈修與社會實踐、日常與神聖的分割甚至對立，在薩提斯的地球朝聖行腳中重新得到連結與整合。薩提斯為朝聖的宗教實踐走出一條新的軌跡，也為當代社會的失衡與扭曲提出更新之道。本文希望藉著對於他的討論，為朝聖的跨宗教探究提出朝聖之當代實踐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

參考文獻

- Abram, David (1995). *The Ecology of Magic*. In Mary E. Gomes & Allen D. Kanner (Eds.), *Ecopsychology: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中譯：〈魔法之生態學〉，《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2010。荒野保護協會志工群譯。台北：荒野保護協會出版)
- Barber, Richard (1991). *Pilgrimage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 Badone, Ellen & Sharon R. Roseman (2004). *Intersecting Journeys: The Anthropology of Pilgrimage and Tour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Coleman, Simon (2006). Pilgrimage. In Robert A. Segal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Coleman, Simon & John Eade. (eds.) (2004). *Reframing Pilgrimage: Cultures in Mo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Dubisch, Jill & Michael Winkelman. (Eds.) (2005). *Pilgrimage and Healing*. Tuscon, 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Hillman, James (1995). A Psyche the Size of the Earth. In Mary E. Gomes & Allen D. Kanner (Eds.), *Ecopsychology: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中譯：〈以地球為度的心靈〉，《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
- Kumar, Satish (2002). *You Are, Therefore I Am: A 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 Green Books.
- Kumar, Satish (2006). Jain Ecology. In Christopher K. Chapple (Ed.), *Jainism and Ecology: nonviolence in the web of lif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Kumar, Satish (2009). *Earth Pilgrim*. UIT Cambridge Ltd.
- Kumar, Satish (2013). *Soil Soul Society: a New Trinity for our Time*. [electronic version] Ivy Press.
- Morinis, Alan. (Ed.) (1992). *Sacred Journeys: the Anthropology of Pilgrimage*. Westport : Greenwood Press

- Roszak, Theodore, Mary E. Gomes & Allen D. Kanner (Eds.) (1995). *Ecopsychology: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中譯：《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2010)
- Swatos, William H. Jr. & Luigi Tomasi (2002). *From Medieval Pilgrimage to Religious Touris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conomics of Piety*. Westport, Conn.: Praeger.
- Turner, Victor, and Edith Turner (1978). *Images and Pilgrimages in Christi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Edith. (1987 & 2005). Pilgrimage: An overview. In Lindsay Jones (Ed.),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 10, pp. 7145-7148.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 Valley, Anne. (2006). From Liberation to Ecology: Ethical Discourses among orthodox and Diaspora Jains. In Christopher K. Chapple (Ed.), *Jainism and Ecology: nonviolence in the web of lif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吳東傑 (2014)。〈生命的修練與實踐：薩提斯·庫瑪〉，《綠主張》月刊，128 期。<http://www.hucc-coop.tw/11636>
- 薩提斯·庫瑪 (SatishKumar) (2011)。〈食物的將來：食茲在茲〉。香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演講紀錄。http://www.kfbg.org/wwwroot/images/upload/pdf/Transcript_FutureFood_C.pdf
- 薩提斯·庫瑪 (SatishKumar)，林知美譯 (2014)。《沒有終點：一位修道者、和平與生態運動家的傳奇傳記》。台北：小而美文化。
- Resurgence & Ecologist* 雜誌的網頁中關於薩提斯·庫瑪以及他所撰寫的文章 <http://www.resurgence.org/satish-kumar/associated-articles.html>

Earth Pilgrim: Satish Kumar's Spiritual and Ecological Practices

Yi-Jia Tsai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Pilgrimages ar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important religious practices across time and places. This essay discusses a modern practitioner—Satish Kumar, who extends the scope of the pilgrimage from its traditional religious meaning to a socio- and eco-centric concern. Satish Kumar is a former Jain monk, a peace pilgrim, one of the founders of Schumacher College, and the current editor of *Resurgence & Ecologist* magazine. This essay discusses how his practices set a new tone for the traditional nonviolence of Jain spirituality and how his reflections blur the dichotomy between daily life and the sacred and offer a new model for the pilgrimage that integrates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social action.

Keywords: pilgrimage, Satish Kumar, peace pilgrimage, religion and ecology, spirituality and ecology

